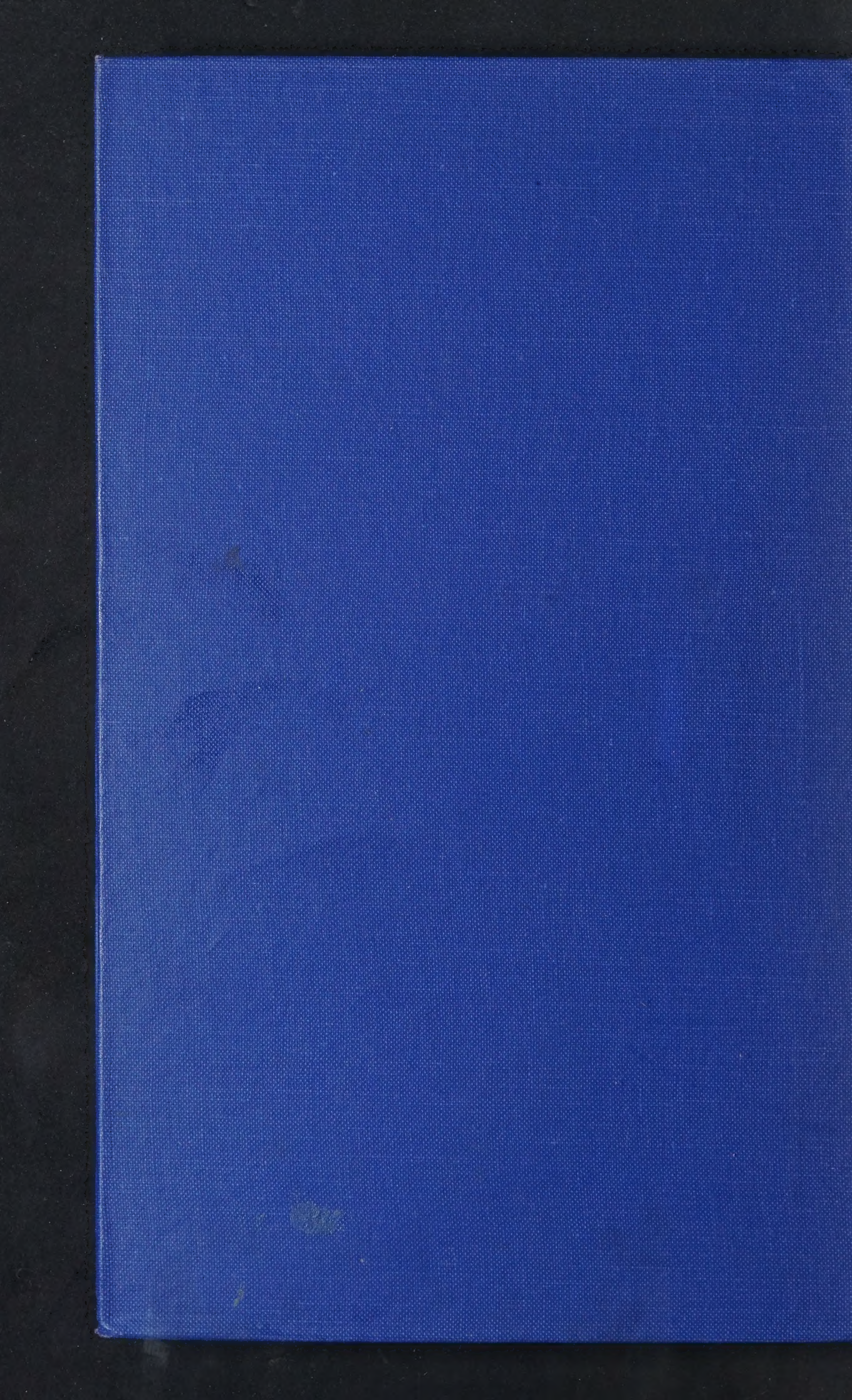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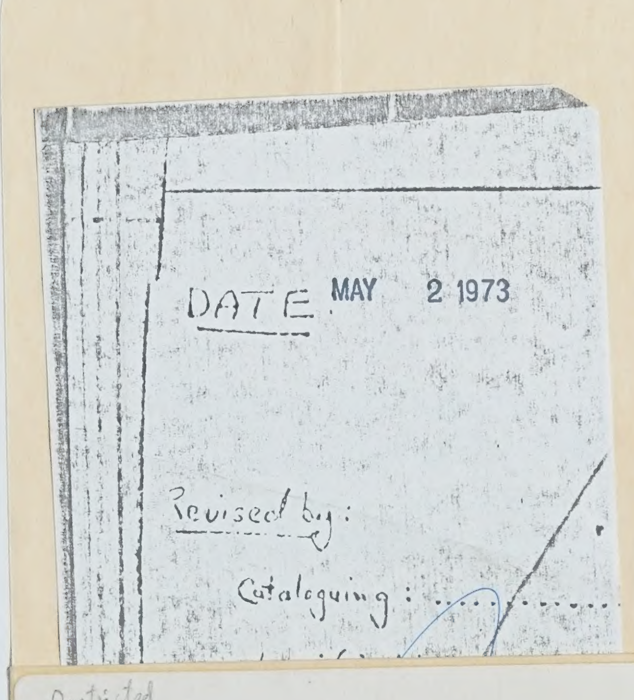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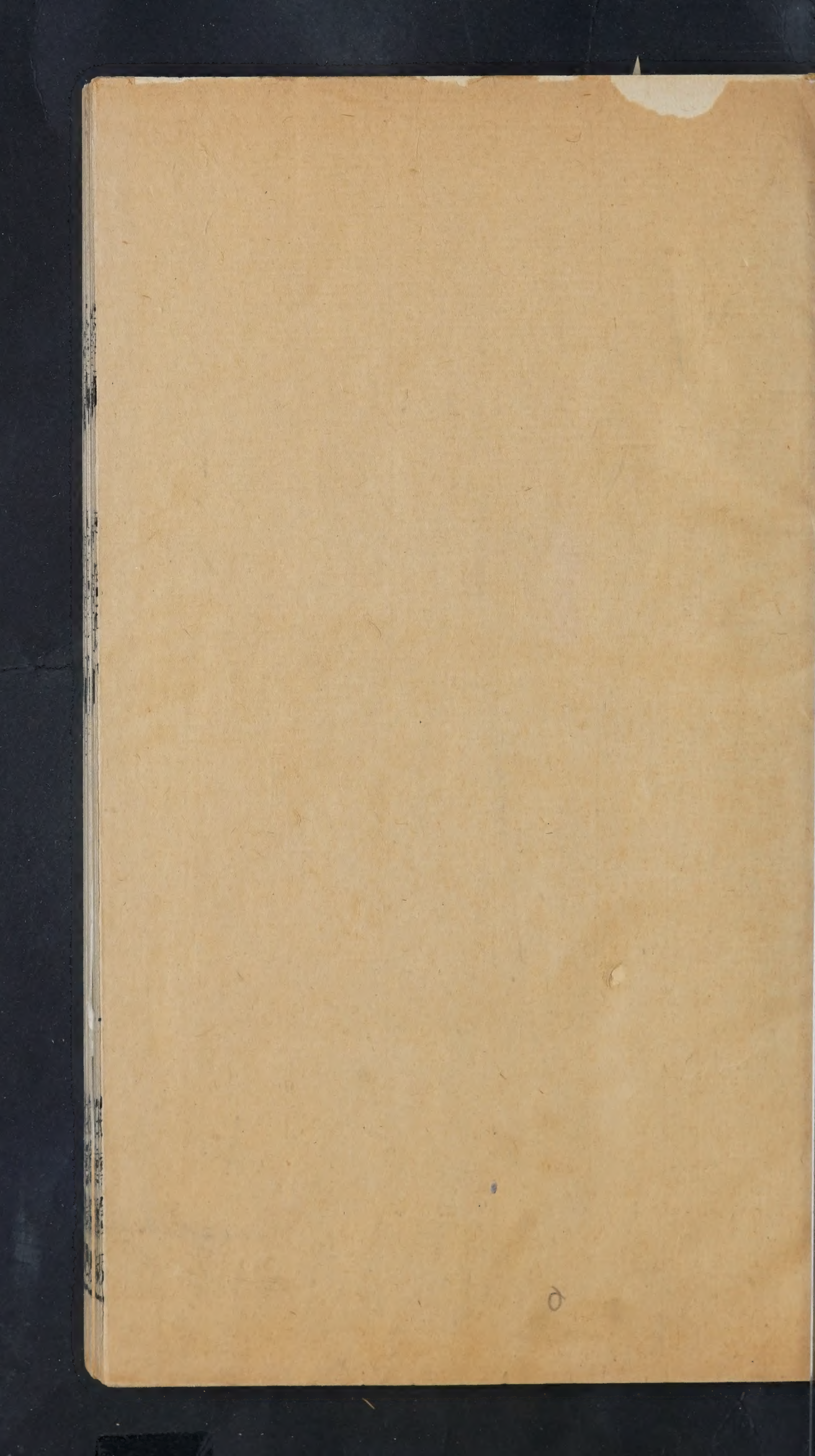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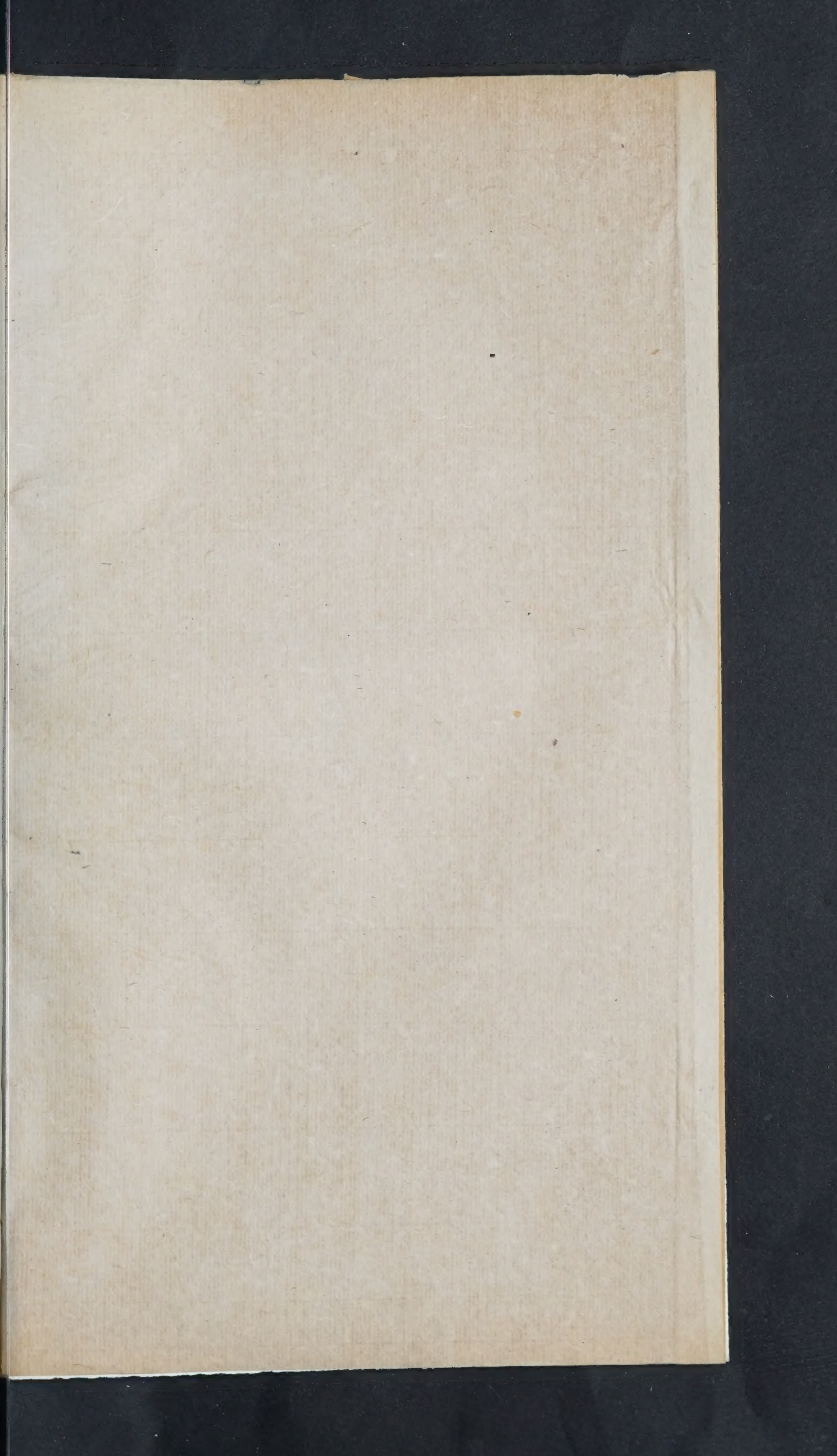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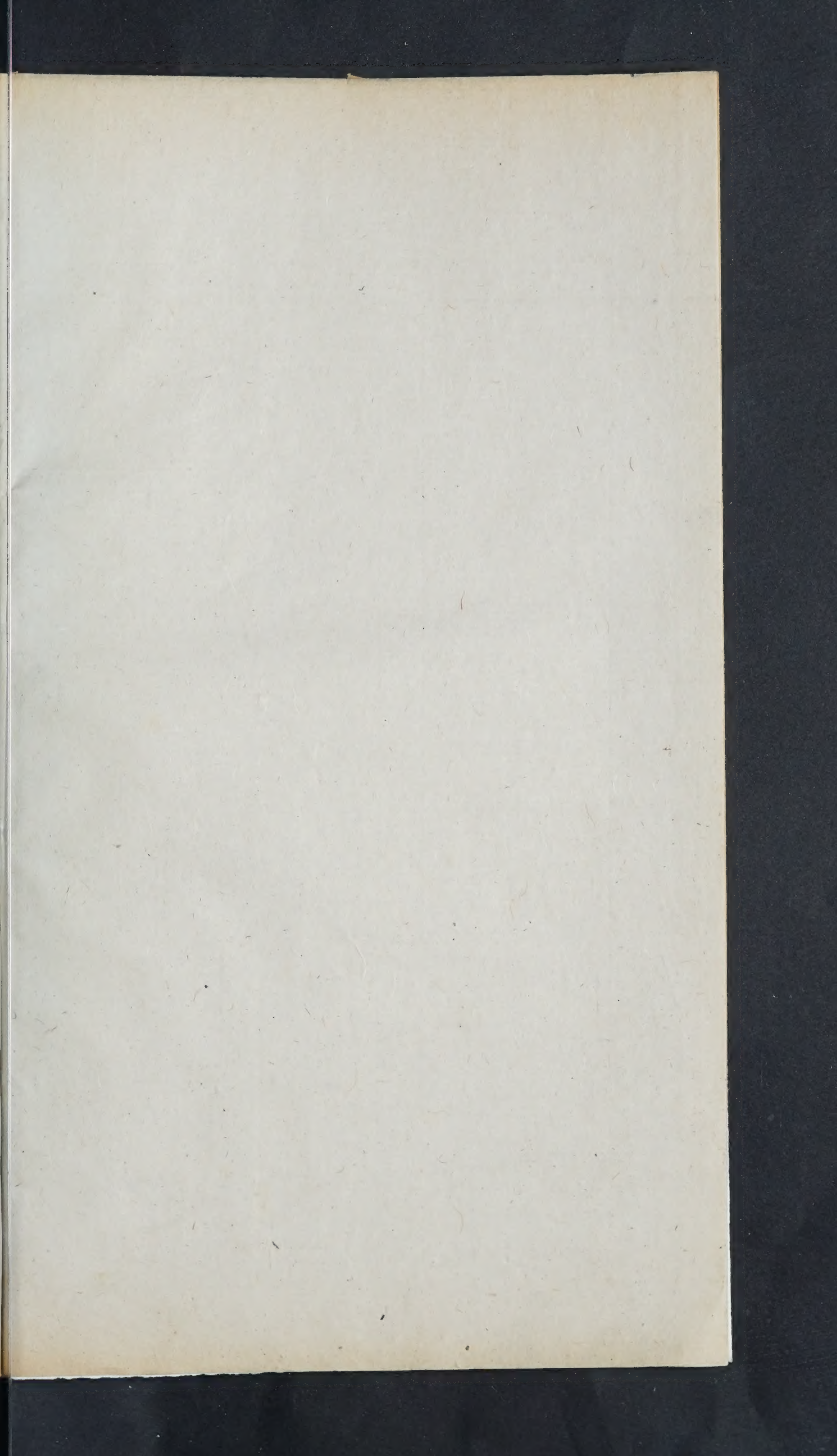

DATE MAY 2 1973
Revised by:
Cataloguing:











曾彥評閱手
便橦洪鍾

管子卷第十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

梅士亨評看他九惠施爲一切精詳懇到不爲苟且權宜

蘇軾評予葆句新

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巳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巳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令之受二效母。）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

黃震評誰恤至此

孔穎達合獨名觔而敵綱

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春通疾官爲句唐有病坊主坊即疾官也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事然後

沈鼎新評窮通振接處曲折委至

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日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

朱長春評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劉勰評智臨宜大君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貸於上貸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參　督名　　　襍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定能定已然後可定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人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

葉水心評距許須要審察方是聽言

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當如當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楊慎評持著熒惑句君子所為問灾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春通煬竈附耳，都為熒惑，半在近侍，參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蔽明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目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朱長春評心不爲九竅治道妙之言

沈維垣評不通不開斯之謂密幾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巳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愼密者常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

楊忼評新人

張榜評相爲情則并忘其名矣

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朱養純評明臺衢室告旌諫鼓總街靈臺古所以達壅去蔽云何失忘

[illegible]評此言[illegible]之四者也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㤲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日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㤲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

撝士章評。有非而求入議。是以衆庶弼君違者也。奉職而求厥事。是以議論責成功者也。

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朱長春評。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知之。故莫若延訪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夫且咨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乎。士有百行。君有萬幾。幾之爲萬。微矣神矣。故世之昏也達其卩

而延之亾也。防其口而壅之也。明臺衢室。告旌諫鼓。總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于巡。聽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曲於房廂。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日不足。而後聾其君者。導之日翹過。曰沽名。曰謫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爲般之。蓋非孟嘗所賞諫象牀者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開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嘖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爲政。不亾爲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趙用賢評此篇制法周密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

非管子不能作

[illegible]樞評先處于不傾語于古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固原復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春適形家之法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爲生。度地居民生之而已、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民愁墊隘。所以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

岳正評法甚詳核

朱養純評因天處正應不煩

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鈎也。謂荆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

恍呉新評五害中獨詳水水能為大利人害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

孔穎達評淵以泓

楊愼評此治水之法亦決水之法也

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漑灌。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

柯潛評彭鼒

禹行無事

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甈。謂甈甈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甈甈。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頃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春通建甈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爲溝洫。以通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爲時封灑。行留而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留甈甈而走上之。則鮌與圭之禍塈乎。爲除害而速延之乎。迂道勢行。政以引高灘下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也。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

曾彥評補備水害

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圓流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無所通。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春通〕輕法不孝。天災歲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顧也。）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錄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令之

楊愼評申令井井治河之道盡于此篇

沈禹新評漸次區畫經理不滅水經

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者。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按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賙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强壯者預定之以爲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

劉績評上下列水官之事極悉

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

程敏政評備豫是制水要訣

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

〔春演〕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傍之諸侯國自爲救一并郡縣而患乃專移之天子耳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鄰爲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疏防用隄隄固所以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之法具矣云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薪云何事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衣括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瓠子金隄豈其創法哉蓋考干此矣上水用導中水用隄下水用濬歲濬其游增其隄水可平行無泆安導焉背其法而動主開鑿鑿而河荒廢者今幾矣空



水衡之錢。而勤沿河之作。何爲哉。故漢前非無水患。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修早。獨治。其守弛。其修遲。弛而遲。故害大而不可救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黃震評土能害水水不能害人故詳言之

沈鼎新評按時作土功有利不利故貴因時起事

朱長春評一日把百日餔可作田家諺

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朱養純評此列四害而避之大有補裨

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予秘評避四刑此爲順率

之家起火爲温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春適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而奉今有養生爲道之人貿貿伥伥而不知何有愚庸哉故聖人栽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

朱長春評行河使者當書之座右何必六爽白馬

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衞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

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敎側臣

朱長春評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害土者惟水害民者亦惟水也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爲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爲官守重之矣演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爲水經

管子卷第十八終

朱長春評禹貢職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内正志也其外則山

管子卷第十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頁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春通瀆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

海地員山海以外荒神怪此以與內雜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註

趙用賢評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黒埴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爲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謂土之所入也。其木宜蚖蘥與杜松。蚖蘥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毋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

沈鼎新評曰五施而至一施亦隨地深而異后之二干施亦然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糒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蕡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趙用賢評言五土之民語音合乎五音所謂中乎五音之聲響又似乎猪馬牛羊雉之鳴各有不同今以五音想像合之叚然可見古人譬物之精妙處

楊愼評律度量衡俱生于黍故從審音以辨泉清濁淺深理歸一致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績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朱養純評五音之語因土成聲是至理

蘇軾評攷正不必山海經

楊慎評青山青龍所居是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上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爲東方木庚乃西金庚色白金性剛此山若下見堅白之土是木受剋而先枯金厝子以自養故不可得泉也其云灰壤殆坋灰耶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泥。泥剛也。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𡉏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惟之名。陘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窓。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演〕自墳自陵至山十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上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蔭地。爲坤。山爲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其培塿丘陵邐迤帶者在坤艮之

姚樞評甫一噲似獎長予鼓之軒予舞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爲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脈氣所落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傍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山得水爲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爲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藡。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葝與蕎。音蕎，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劉績評葉𧄍等草名有十二

楊慎評聲辨于五音土辨于五行管子才其

側其草莔與蔞其木乃品榆凳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𧄍。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𧄍之下。𧄍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𧄍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追完。蔚草也。一作蓷。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肕如

五方燥濕之宜歷歷指陳如季札觀樂也

朱養和評以後每段俱有韵

沈昂新評土亦有五色俱從金木水火土來物之生

振切堅也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礊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

尅種類亦隨以變

張嵲評從粟土推五沃

葉水心評轉韻度句酷似賦體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怸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怸窖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怸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窖。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彤莖黑秀箭長赨。郎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枎。音無。櫄音春。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

趙用賢評類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

曾彥評從五沃推五位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萑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龐也謂爲龐而種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潟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怷以苦音苦及謂色青而細密和治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𦬼莖白秀五

朱養和評上五粟五沃不言山此言山之淺臬末旁

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猶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籠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逯條長數大（安和易逯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猶巔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虻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蘟土狀至此始言色

曾彥評從五蘟推五壤得澤而起

曾彥評從五壤推五浮言其堅碎

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壞起貌其種櫑葛秈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秈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蔭澤不離不圻其忍忍蘟忍蘟

曾彥訏從五浮推五态色黃而虛

曾彥訏從五忍推五纑言剛經也

曾彥訏從五纑推五壏

（名）草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五态之狀廪焉如壏（壏猶彊也〔春通〕糠以肥此壏與濫同）下有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䅵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态上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曾彥訏從五壏推五剽

曾彥訏從五剽推五塥累重而不輕揚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謂其地色青紫若脹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曾彥評從五墑推五猶

曾彥評從五猶推五壯

曾彥評從五壯推五殖

曾彥評從五殖推五觳

曾彥評從五觳推五鳧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上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

青彥評從五
鳧雅五粲

鹶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鵞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粲。五粲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貞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貞博而奇。衍夷爲惟。中古之文也。雖然。其并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偏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瀆。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輿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係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督列之，則夢與其傳說寵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尒。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欽此地員諸篇。尼言水土。可爲外補。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族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

栁士亭評此篇評于幼職而畧于聖功

沈尚新評毋驕二語已具大人

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襍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柢手觸滯。）志毋虛邪。（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程敏政許可以去怠去驕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埽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績揆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

岳正評復業問疑是大學問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食必二豉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挾猶着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

何俊良評古商銘云嗛嗛之食不足狃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盡之類而進〔績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羞菜後羞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飧。此同嗛以齒之禮也 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羞之剛紀也。 先生巳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既食畢。掃席前。并捜斂所祭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所謂食坐盡前。 飯必捧擥羹不以手 當以挾也。 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隱肘。則大伏也。 既食乃飽循咡覆手 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 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 巳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 賓客食畢。亦自徹也。 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并。謂藏去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 次用泛灑

朱養和評古人重洒掃之有節度

趙用賢評古若束薪蒸以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寛。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歸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巳。適巳。猶向巳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跽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爲燭故爲之總蒸細薪也稍寛其束使其蒸間可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然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棒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旣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拔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弃之也。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旣息。各就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見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𥜿迭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管子第十九卷終

孔穎達評不崩不涸是山本不變處推之人物皆然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高字新

沈禹新評上言高曰所欲得此言生曰所欲至可見人皆有欲特患人主自解其高自失其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曾彥評惟當則不綫天人原自合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楊慎評入地則爲對亦開心哉格而無深意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踈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衍則字親切）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葉水心評節不可更王政所以配造化

李泌評威立於民民何可不得

楊慎評此啓深居靜攝之病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是藥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郭正域評人君心如風雨則怨怒不及

劉績評同民好惡故政樂而令行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之亡卑必曰致利不然恐水載舟亦覆舟矣

程敏政評欲銜令必先樂民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沈維垣評靜佚二字見治原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張榜評歌樂美行民樂之好

朱養和評得人所以致治古今一軌

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

柯潛評蜚搖語甚危

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何良俊評亦明德惟馨之意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蘇軾評羿與造父奚仲取譬恰中合道術巧而求治其何能治

楊愼評別從以見深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張榜評衆理相當語幽括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姚傴評依稀不識不知之風

朱養和評鶡冠亦曰夜行惟心陰爲之行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有二致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黃震評調嫺矣

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孫正訾讆人蔽主明千古烱戒

沈鼎新評顧憂所以準言行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蘇軾評舉長僂非計速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李泌評得戒必諾戒必方是聖人之言事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何俊良評善立者去小務大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飺疾移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楊慎評納諫正以肥身

朱養和評
惟公則平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飬食則不肥故曰飬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葉水心評使人所以重器使

周元會評專用最壞事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巳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孔穎達評無取者深于取

程敏政評廣理句新異

趙用賢評功失正衰可爲忌邪之箴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績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勰評和之福不止令行

蘇軾評萬物程式一語該盡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黃震評愛中之畏無不樂用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柯潛評樂之生之君自爲地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沈冏新評扶持數語可謂見宗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曾彥評道變化身渾朴

張嗅評持滿最難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
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
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
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
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
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朱長春評即惡盈好謙意

姚樞評天道總在同民

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楊升庵評說到子孫意甚深凛

張榜評利民者帝王之寶

何俊良評惟理無私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

朱養純評勝敗死巧拙然巧詐終不知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擴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程敏政評大小由天在人善承天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劉勰評可箴交道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域評然信友又即是忠臣孝子

沈維垣評量力而使方能官人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楊慎評須先相人品

葉水心評切中世病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章法好）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沈鼎新評衡石程書只是不自去而善因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必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眾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眾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眾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孔穎達評則出聖人則知人不可亂用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姚樞評使不忘處最微

朱養純評上蔽下壅故下不得通上不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朱養和評有物有恒言行而後再矣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爲管子演其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牴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爲刱體與後世就文通詁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管子卷二十終

管子卷二十終

經生家門戶耳

相自發縱本宗講題。自成一篇。其原出於此。他皆

一篇家古大宗門面。後來雖譯纂詰難。皆立論自

程敏政評莫知治亂彊弱豈不亭敵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胡瑗評始知有教士良將方可戰勝廟堂

沈鴻新評全生而無以自守愚甚矣即王孫何侯諸
八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甚危懍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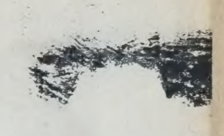
蘇軾評是箴處士下砭

何良俊評以好捐國可憐可畏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驅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李漎評情僞不見成何上下

柯潜評荒嫭讀此宜骨竦

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語可味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壞事皆此輩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
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
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朱養純評私黨之禍甚熾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
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
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朱長春評能使主不悔不更術果巧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張榜評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弱惟版法解獨勝

程敏政評揭出法事凜然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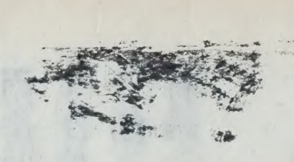
沈鼎新評正描法天經風雨法時運高下法地紀始可飭三經以有國

張榜評秀逸蕩漾酷似韓非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譾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譾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刱語

字法



朱養和評讀之如和風烈旭可愛可驚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握極之言〕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謹刑至要〕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李泌評先易不見全在入審察

張榜評盤旋綿邈

老成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
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

楊慎評舉廢二語大非淺思之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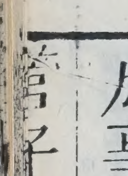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楊慎評知亂爭所由階便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柯潛評順利所以令民鄉意勝任語中膏肓

曾彥評說到心逆量失直抉人事要領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敎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敎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



沈鼎新評如此用財力便是反息之原

恕者度之於巳也巳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斟、酌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直所以明法度義自森烈

何良俊評三器六攻語甚嚴確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沈鼎新評上特法而下循理何容差參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

蘇軾評恍遊華胥之野

沈維垣評信必始可用法一捧一痕

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桐溪評凍雨洗塵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利愛是至寶

績按說當作悅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果長春評必經必道必當必理則怨自弭

張嵲評事衆語翻案奇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讐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有根據

胡援評以不
利利以不有
予論奇致奧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
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
新名論凜然
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朱長春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删之草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
有于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惡妬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自異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沈鼎新評欺犯亂三字明主宜懲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刺苛）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沈評孤黨[illegible]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孫鑛評必用必服正是畏威

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鴻議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利畏二字作

程敏政評人主魁柄

何良俊評魚不可脫于淵觀此益信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何可下移

朱長春評大臣專生殺威法安臣

葉水心評已廢已奪可爲寒心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

朱養純評貴賤無所因緣而進便無壅令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亂世之術）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曾彥評斷不參伍是病根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閒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按情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李滄許一明一逆如桴鼓應

柯潛評案法則意不淫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正評舍公用私則賞罰便無憑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沈鼎新評刑法是用民大柄不敢二字令人颯肌戰慄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蘇軾評惟獨則乾剛攬與衡石程書不同

周之會評波鮭錯琥珀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可為主替者戒）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程敏政評法嚴故難犯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沈鼎新評官吏不私極正以去欺

楊愼評權衡本以去吏私解節以喻吏以其吏皆權衡也不事權衡語意會甚佳

何良俊評挈公平最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說破詐情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語與權衡異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新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是通病

朱養和評不督實責功是以舉黨盛行

姚樞評賞罰憑毀譽非古官人之意

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語經百煉

曾彥評汚汸如海暴暴如山

張榜評漸微而積更可畏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按佼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朱長春評爲之視聽蔽主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胡瑗評從來僉壬大都老子蔽法

沈鼎新評功罪重私令忠言無處着口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可危）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可痛哭）

姚樞評重臣之勢至此

程敏政評處家自不及國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張榜評私之一字有媿以人事君之義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蘇軾評不尊君在國皆由力法不明之故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李泌評右破官沉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王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郭正域評定
人品如鑑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沈鼎新評不試不官宜功實之辭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

緊 緊可行

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新快

柯潛評是非事情非量度不析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充字奇

[illegible]評立民欲惡語語見宗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凛然難奪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嚮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績按〕作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

岳正評守法是第一義

何良俊評讀此與一之日二之日清華何異何必王風獨饒春色

梅士享評春作之衆易後而飛耳於五衢明藥之塗則隱然動念千人之縣易起而長日於萬畝不衆之

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同蓺。別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秇稷若百日。則過時不秇矣。是秇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隙則側焉傷心又國幣有衡不得不按籍而征民貧盜與不得不嚴刑而禁故不必厄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以散不戰而兵自弱也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爲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爲百日。則爲失時。不可以種稷矣故曰百日不秇稷。秇。蓺也。種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梅士享評民之耕織皆歸上此上下一體之理痛君不知故奪民時奔民本而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春演〕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函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筴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攘農乎。傳於術矣。術病道。利飾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筴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備。防。漸。不。如。嚴。始。大。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爲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後作緝績微織。而功歸于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

宋恤

沈鼎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𢹂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春演〕馬之乘在御以筴爲進退緩急凡筴取義于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爲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爲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

大夫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貴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嬴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大夫家之貸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梅士享評　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泆有修宮室臺榭之虜功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王國守

者庸不耐自生之民以若養民也聖賢御世周防緫一愛民之心然非國有重積不能不然今年用之而明年無復吾不知國遇荐飢將何以給也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下之分准爲開闔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守補其流民得其資國人其羸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之餘加下令之不足故曰開闔在上無求於民此所謂不足皆凶年也非於加之義則且爲掊克橫征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

蘓軾評庸以開力食亦救荒一策

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春演］前無狗後無蔬無奇業之貧家非游民則窶子也。歲役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有業之息得自力于榭。以庸者庸乏生之窮得力食于宮工。後世救荒。往往集衆與役。活饑民。一戢亡命。二圉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 今至於糴。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平國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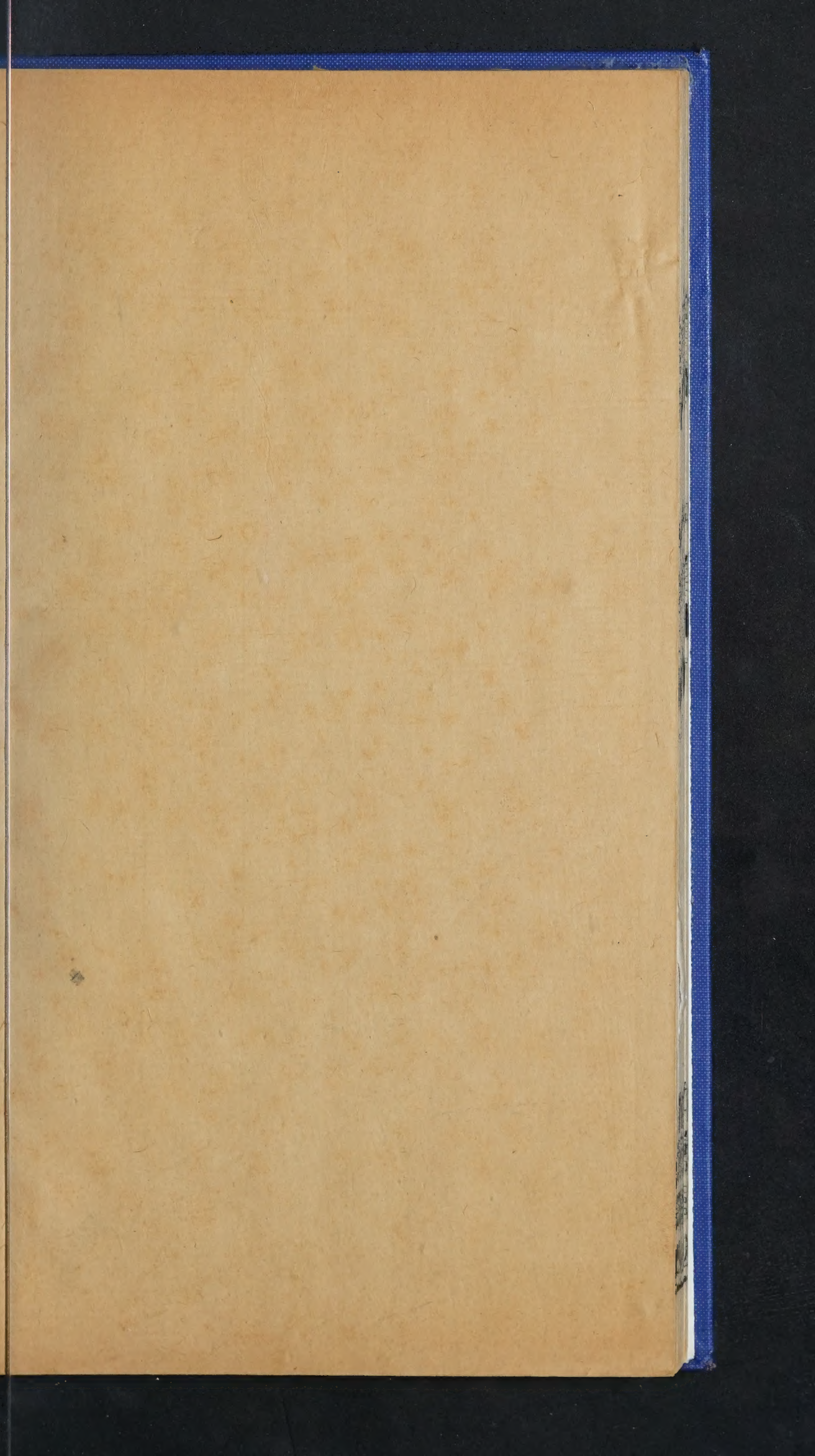
張榜評起衆而令民失本使非善持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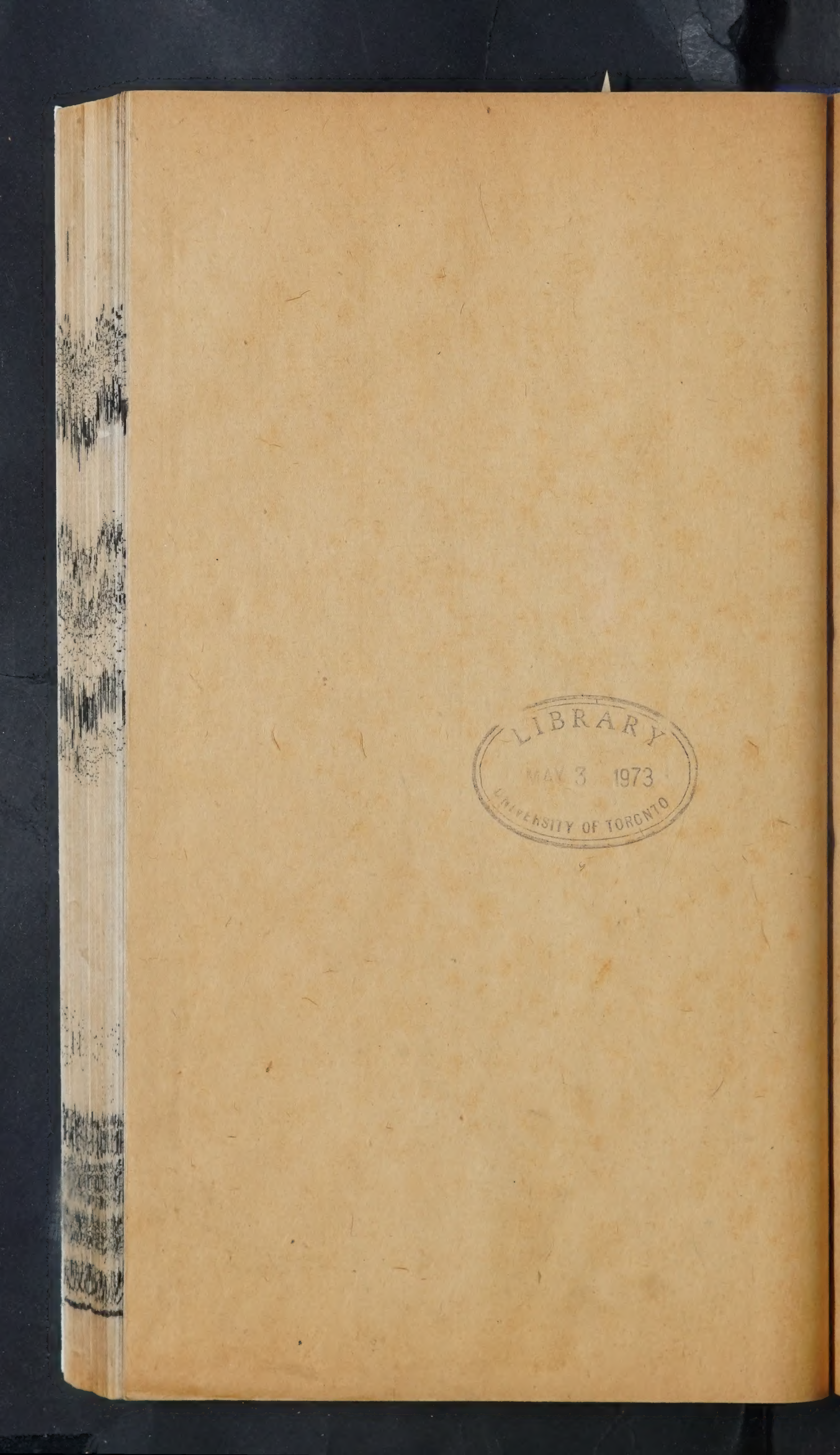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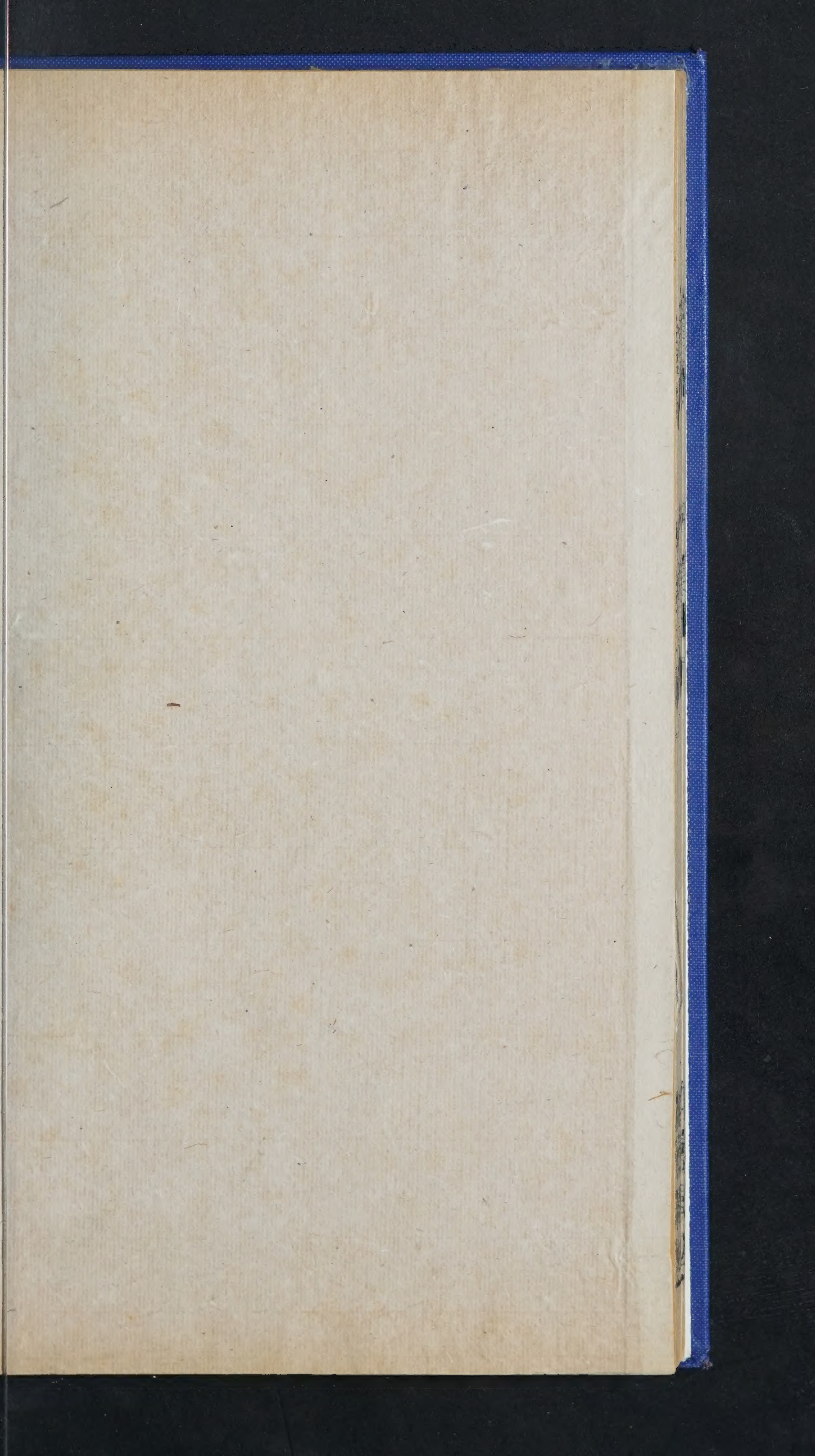
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谷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史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闔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春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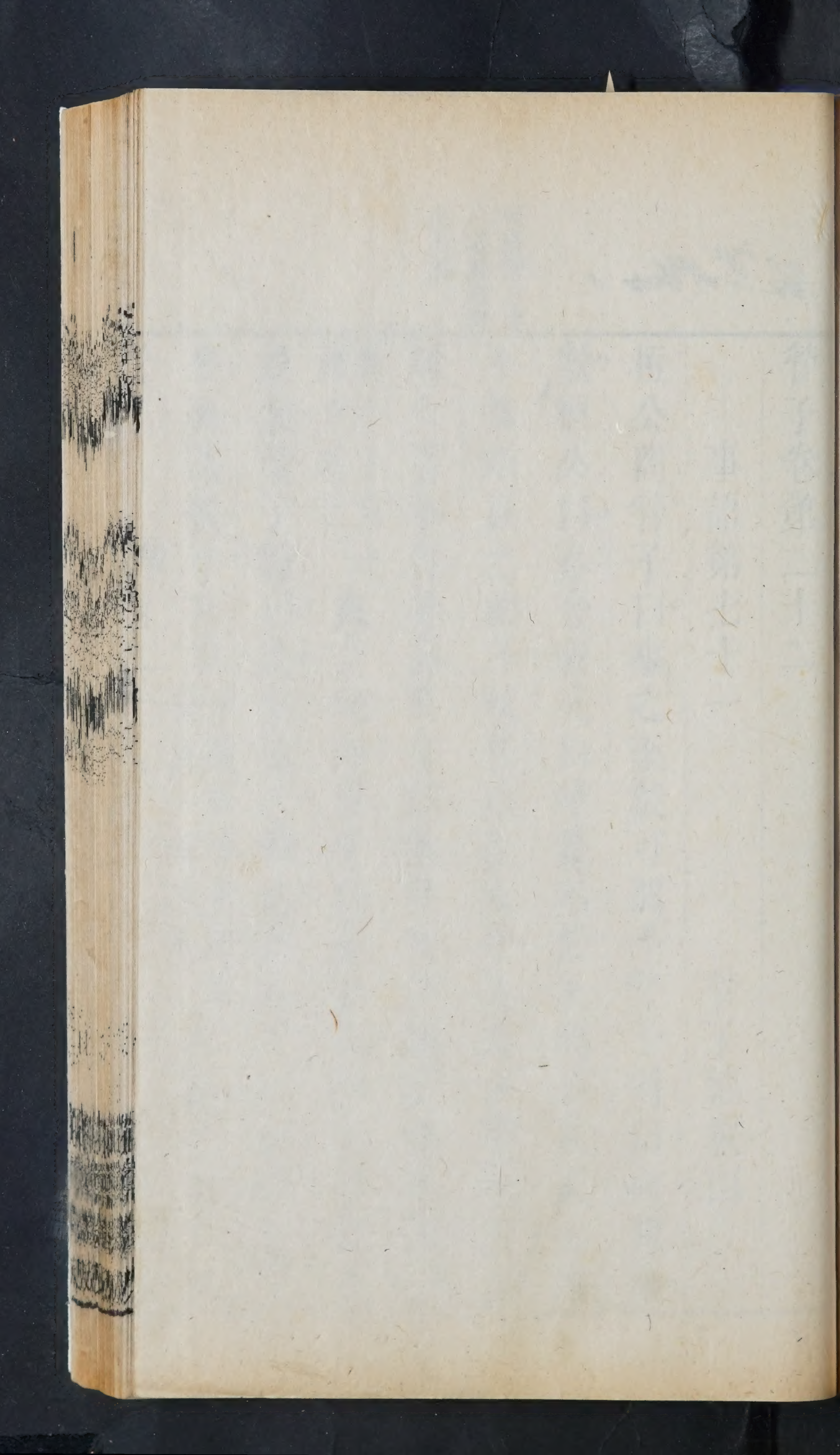
葉心水評相
圓評刱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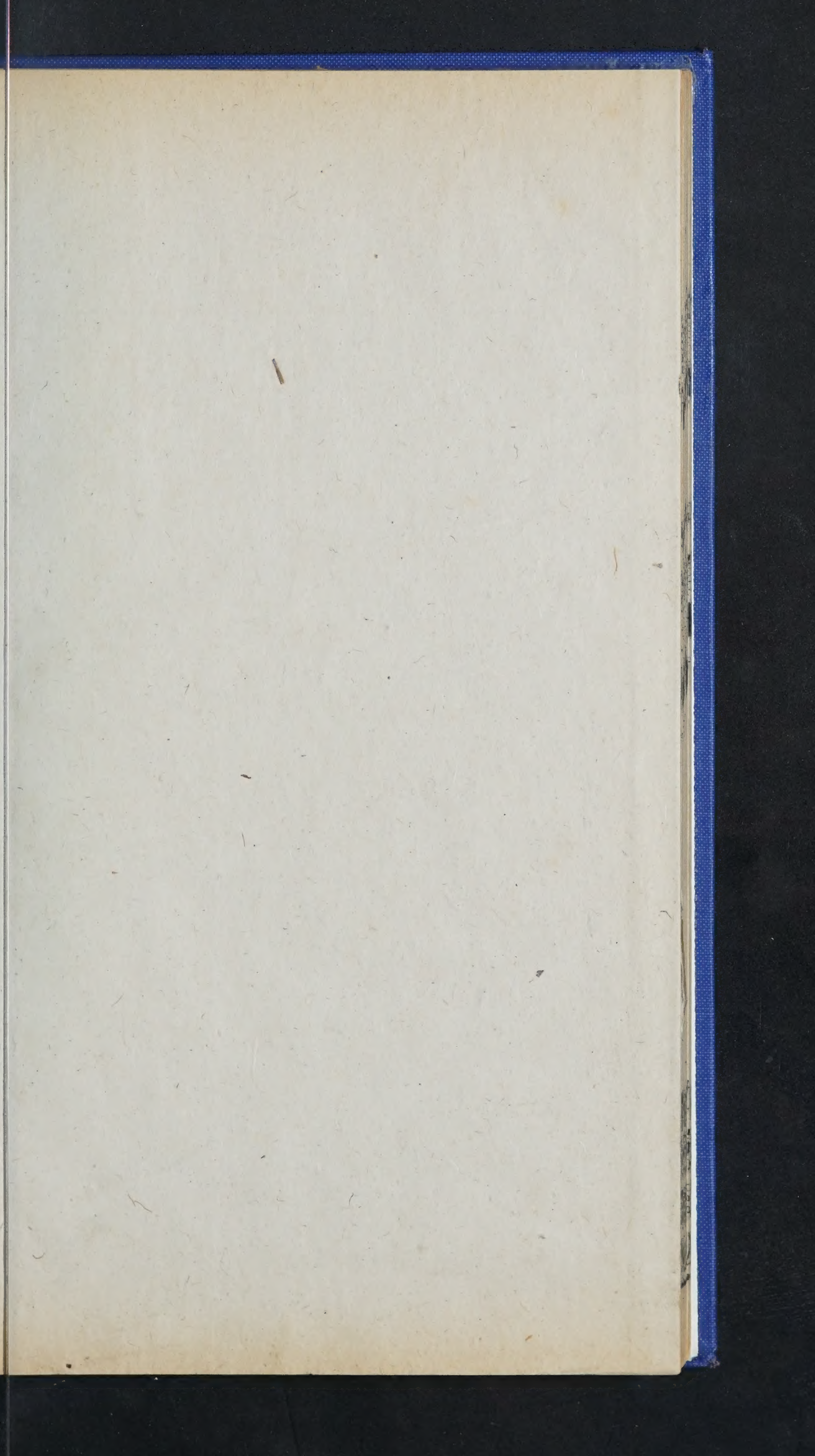












桐潛評女事六畜羣材俱由上用

管子卷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績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春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

郭正域評用人勸下各有所積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壞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脃致衝（續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脃不堅）

蘇軾評勝非之蓄不致

也御御事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緜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管子輕重五

朱長春評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便極巧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絕矣

張榜評此篇最精詳曲折

梅士享評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不問鹽筴之征王者熙皞之世則然末世用財侈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春通〕一篇都爲隱情而發。反而用之。奪民之隱爲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不得不籍官於山海亦世道升降之機關也

楊慎評商生利者也謂日生利二百萬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槩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春通筴。市賈之計帳也。禺筴。以一禺筴。而側其全也。商。令之鹽商。十日二

張榜評此言鹽官之利而預并鐵官總算於此共得六千萬別一法也與四倍當處同法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如此推筭。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利○國○則○然○便○開○後○來○几○之○竇○

葉水心評因鹽官幷及鐵官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籍也。人三千萬鹽六千萬。是一加兼二國人籍之。正爲六千萬。鐵正在下。不入此數。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梅士亨評：因人山海一味，富國與民同利之心溟然矣。

張榜評：百錢一釜，吾以百五十收而受之，以二百賣而出之，較原價得一百。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春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措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朱養純評讀終篇未免天子與賈爭利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重以[illegible]

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春演有管海王不可無桓鹽鐵之論雖然利之孔如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猾以助式征寧推奇之正乎但爲君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管本大病國大詘微桓天下騷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社稷大自古無不衰而興利無興利而不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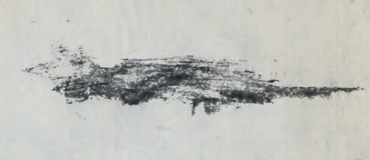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本末爲非策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興壞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有不主於君也況其山川曠邈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下爲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本愈重則積
愈多幣愈鑄
則財愈廣然
國應應盡聽
大君之調制
所謂利孔出
於一而其國
無敵也

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沈鼎新評豪家兼并以致民飢用之罪貴在君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梅士亭評輕則上斂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出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什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為衛國依於民

不給。以致匱之。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條達明辭

民利則若利什倍也

張嵲評歛輕散重自得其平

程敏政評射泄二語新貴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横古曠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孔穎達評與民所乏便是實利

朱養和評輕重于二者則不平歸平

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可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朱長春評嬴謂游手末作不在授田之戶俱據戶而籍則戶之外虛得蓄矣

梅士亨評五者偏行而不盡故征薄易供而民不困

朱長春評移入君作民間一大國戶大責主名可蓋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僞亦於國服案之

李泌評物有輕重而准以御之故調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幣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嗇。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郭正域評細
與抵距衢託
之國以起功
賞孤繼之害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朱長春評本議不了忽起案三國大發議方引人地脉有此龍兵法有此陣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朱長春評看他澹澹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挽合關照

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斂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收籍之利乃出乎準商賈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與日與卿大夫持籌登壟闘捷于大駔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

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子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日籍於號令。使去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劫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曰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侯漢宋天子。○第皮相文。已見禺贗。後人行之如莽之周禮耳。其眯耶。

朱長春評篇故難解故為評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括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聞彥評軌數詳悉

梅士亨評此節總之相田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晃反之。〔春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略曰櫎。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

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為斂散穀與幣時以為衡時以為上下穀多則以幣斂穀故民得其濟而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困且又以幣斂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聚於上此君民而利之術也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春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春通)此有[illegible]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民也。曰

姚樞評省補以滿准法最良

吾所寄幣〔春通〕寄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春通〕以餘補不足。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春通〕即上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春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春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春通〕以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春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之法

朱長春評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質庫買之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縈一田大要軌法主此兩應曰軌曰環曰乘皆還轉之義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春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貿市廢箸之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

郛玉域評奔流下急湍

曰執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楊慎評文如金錯刀

朱長春評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司之窮弱免於貸責豪富無所牟擅民貲省而唆功時此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籍於官而

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欆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欆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也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

富人而猾賈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

朱長春評具務布帛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為設散之穀不滿積牛馬歸賦此政之巿有求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

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歛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春通二家。上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與利中便。箋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春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豫子曰牧于野。故田外之

沈鼎新評說本輔時矣而時又以調本輔

楊慎評榮屋翼也惟廟有之官中惟廟之四榮樹其餘不可樹恐蔽女紅之室

朱長春評柴楂室奉棺槨與莊子柤柢高明麗禪傍同惠異詞各成其工

貲壞。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國穀之朝夕在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於野外也。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春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爲軌之本。二爲軌之輔。三爲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權朝夕高下爲攎調者也

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春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賊穀宮無樹榮以無害宮榮樹則庇明女紅于室見焉無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黃震評又折山租租籍而法苛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春演)山租已密矣。猶曰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室廬。又甚濫而葬弃。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之乎。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濫澤。加春秋遠矣。制載從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殣。先王之恩于民如此。(春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賴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榷

劉緦評人地之權皆由于天權

朱養和評竹披風入輕峻無倫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爲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下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本養純評上十去九數甚當

分。陑亦藏分。桓公曰陑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陑守豐陑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陑守豐。以陑之羸守豐之賤。兩貿相徵。而九常餘。一上十。當凶而陑。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當豐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於穀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沈維鉅評流筴故爲十爲百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春通〕賈一賈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爲十。十可爲百也。故曰流筴。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

湯沈評守數平流語確然

通乎管子對曰有曰執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春滿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流可通嗞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動未形而守巳成第國自爲買以政爲夾塞平准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至天下乎又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貿遷天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

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桓公曰何謂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

楊士亨評高仁高慈孝乘民之富足而賦之禮義之化

朱養純評理常而製法變異

沈鼎新評遵時勸業勸行乃以善民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眷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脊勸焉仁務其父母故物之相愛而变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决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眷通）古王之治民既富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與孝慈民乃勸行黃金一益以獎農蠶民乃勸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宦枝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勸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是國上下善之也此謂軌守

槓土亭評存樹蓄必先其務者而給賞優置之所以惠養黎民無所不盡其心至五官技之設穀駿乎進於教以翼民行矣

數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不決泉不流泉不

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俞為禍僞言於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何焯評五官六家刱解會義

蘇軾評此合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麐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閉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

可以倘行殫義可以古吉三者合持爲棅行當是禮

朱長春評國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完上以度法

無失筴萬物典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反。與柄同。(春通)上五官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爲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禁繆引下此文家隱脉周以下無矣

沈禹新評從心爲國殊禁深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往而戒來以形禁也刑禁者革而不革心故問心禁一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同心哉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末也將御神用寶演、御神用寶衡御穀物正號令國機、徐疾之極。筴也下矣。古先王

置幣行貝。神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爲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僞龍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盜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跖蹻之不若哉。禹氏王汝漢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爲託重而致御可耳一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矦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爲重卜也。故曰大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未聞無資數百里。

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葉水心評忽入東海一段奇峭

李泌評無貲語更拗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春通。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劉績評
敘事古博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邑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春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

黃震評民皆從好良然

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春通）蓄飾者以寶蓄而以號飾所謂與令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髻服紫皆令之權貴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衒盜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春通）下文重之相因時之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沈鼎新評肥故器幣塞輕故士祿虛

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粱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粱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粱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付倍士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斂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貯少而在官之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農夫夜寢

孔頴達評勤農行幣自然富足

宋養和評三意何可見于國

蚕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春通不得不使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敎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意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筴而准以軌則利權不下揚）

黃震評天子不撥權令諸侯以下收其人幷也

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桓間而利萊在上大夫賈人無所竊權而自肥矣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比此)問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亾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亾故天子失其

宋長春評景公之庸昏猶知曰有粟得而食知興伯之君卿白守國守穀而已

權也桓公曰善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空而農飢則亾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入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儥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爲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亾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則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某縣之壤狹若干

矣鉅橋何以爲人散敖倉何以爲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筴而託于管者徒爲靑苗唱厲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卽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此言上能積穀則穀不委。於民間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三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郭正域評：與穀收穀大有術

楊士亨評：此言上能致穀，則穀不淺於天下，眞國筴之得，而豫備以待凶荒，師

賦與八秋則以其幣節器此令本意重之相因。時之

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

化舉無不爲穀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春通〕君據國筴。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藏於上。三游於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買斂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權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以盜國背君。況於利筴乎。

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

旅者也

姚樞評守重流原非閉糴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
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
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
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子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
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定而自平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
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
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
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
句 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檳從而
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

楊愼評王伯兩言了然道破

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於篋〔春演〕殘國亾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散所以爲何王者输於仁霸國输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悝圭之口所不屑道

岳正評藏篋一言可爲寒心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斂。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斂之無窮。幾十年。民其罄矣。爲此術者。爲夫世家鉅賈之乗權。廢居之厚。日同息耳。下筴之。不如上筴之。然而以時筴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利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梧上矣。夫棧臺鹿臺。爲貸家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乎。母存而子輕。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

君敏政評權輕重爲據散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輕散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執。是上之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櫝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斂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

何俊良評斂三賦七則什去七而爲奪以會

今歲大夫聚壞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夫無什於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爲出是云奪之以會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春通〕斂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爲餘也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楊忱評乘時疾徐與上乘時進退意同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
三百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通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
室。一以嗇爲務。則農事市庸無
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準此而行此如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
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鼎新評財終有始亦巧於專

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春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王言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爲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耑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蓄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貴細民亦依爲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朱養純評曰重用則荒價與平價異

大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春通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卽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濺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曾彥評准價就役等皆隨時上下之術

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春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爲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而所以決畢。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凡。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卯也。令刀布藏於官

纔軾評以牢筴通國筴亦甚侈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園牧獸人之養也養事勸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廩稱事養

朱長春評漢禁三人羣飲君子以爲苛此通筴合游又無濫乎不以儉示而以侈活一時之權其國法也平仲之不撿豈信乎耻盈體哉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竊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似友禮）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春通）合游。如社會醵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筴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洪之國有漏壤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洪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春通）漏壤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巳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捆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庸傾爲廢居乘時以調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二十二終

張榜評攷據地數國用詳纔適古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姚樞評陶天下及刈莞語物異

楊慎評丹沙黄金一段如雲珠玉瀣此亦文之見榮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葉水心評金從水出以制用

沈鼎新評天地財利善用之便不竭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奇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

柯潛評金玉等物非先王不能制

朱養純評守財能因全在理號令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欲人憚役而競取粟

孔穎達評亦是一意

鼓。十二斛。（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爲衡恩民而漁之平。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爲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也。衡。平。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

張嵲評行權以宜民民不知

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沸水以

曾彥評　善用本自富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母聚傭煮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常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亦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記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朱長春評散散敘次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 梅士享評聖王鼓舞萬民要在默運其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財幣不屯于上而猛獸已除于下

> 郭正域評列述數聖大會骨氣遒古

勢以臨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

楊忱評皮裘等用亦故然之習

沈鼎新評用原隨人非堯舜必用數

皮 雙虎之皮。以爲裘(春通)有君有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爲庭實耶。委質。如委贄耶。卿大夫豹飾 卿大夫。上大夫也。䄙謂之飾。列大夫豹幨、 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 七亦反 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言堯舜嘗用此數。(春通)古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須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爲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制二五則財用不盡

朱養和評守口耳目便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凡天產陽地產陰爲二金木水火土爲五七者人之所以□□□□也□□□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

沈維垣評輕重法甚嚴削

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君之臣語奇倩

郭正域評因兵奪農而賈人得利非癸也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春通讐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春通）漢吳筴反無鹽氏一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李泌評上操本始利始有所歸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貲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岳正評利在持輕以制重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 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春通）左右卽陰陽

卬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藏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鼎新評奪富予貧故能一天下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周元貴評人與兵食何可去

黃震評守平虛與禍居句韶雋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孔頴達所金從穀幣爲高下則用利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楊忱評金權馬制揆度最當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所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張榜評百乘千乘萬乘立市處確然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月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

趙用賢評惠賜周悉故民皆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朱養和評先王謹始正以防飢寒

姚偃評秀色如沐

士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朱長春評三代尚忠質文數殊用一如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劉績評輔巳一民安巳各有其法

者輔巳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巳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開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巳。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僕。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嶸評五家之法非後世專利之弊

沈鼎新評好譏亟變是其輕重處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囿山澤而童竭之。利筦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蓄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巳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惟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譏者。嚴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韓非術鈎之勢致流然。夫

楊士亨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而得桀粟而

亡之流此如事之誣然自可爲君縱樂者之戒

桓斂政評來財致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梅士享評湯必不陰事女華曲逆以傾桀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信嬖寵之戒

蘇軾評陰陽語奇而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侑正評五戰義鑿然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忘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爲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爲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沈鼎新評強非富不足則輕重宜衡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績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害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通〕傳戟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之孤孫卹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春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焉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朱養純評國勢强于民心信夫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春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侈弇。）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維垣評酸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曾彥評生不若聚窺利之原

楊愼評壺酸則蚊至香則狗來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礦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鴇（音保）之通遠鵠鴇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匌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鴇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鴇彼十鈞之

郭正域評室氏聚畜俱不相而藉鬼神必未然

弩不得棊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梅士亨評前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正謂此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朱長春評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日說茀邪兒戲耶

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

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朱長春評春秋之時越蕘遠小侯耳曰莫强是兎藏而露是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强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

梅士亨評前海王因入之山海假之名

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有山海之國此因國之無本曲隱教之爲利涉之民皆善相天下之機而預握天下之權

楊愼評水齊者齊之干水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蘇軾評令禁一節亦不專利之意

茭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懷士亨評若國手奕棋局局日新不必一枰之爲准故于楚于燕于齊無所不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蕾石也〔春通〕黃金中蕾石以土不操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是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有鹽而又能善積）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朱養純評禁煑鹽而託以農事戒自大夫權之用陰也

朱長春評當時分國可用糴鹽自罷封建有行而無糴然則下之食鹽上之引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煑）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音易金

積鹽而又能

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衡物）此陰王之業

有金而又能善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楊慎評賈人乘弊是通病

李泌許謹守處宜思

朱養純許一財耳爲給爲斂法亦便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筥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葉水心評守淺丘用斯能制輕重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子民務相稟。六時制之趍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灌。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沈鼎新評易夕具而一怒壤利何極

張榜評君不得不求于民奈何無止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令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張嵲評藹然王慔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鄉。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令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孔穎達評此問有軫恤深情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居正評而因不因便非好心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爲三准操輕重以流爲同筴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

朱養和評兵費果可慮

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畒百畒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審金粟輕重之數可無憂用矣

姚樞評人皆為利死

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漼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拔）用食用也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蘓軾評慕祿賞則無遠險

楊士亨許非貪四夷寶玩也所以通其貢于上國今彼亦自珍其貨之奇期于

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卧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

燦若虹漢。變若水雲

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哉吾國之贏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積德澤洽于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朱長春評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眞崑崙也此曰八千里意西蕃別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瑯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春〕遼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爲產我以爲幣則四國之產皆爭讐其寶以爲

有各國如小
西天之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爲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爲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歸燕之使也吾國之藏……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積德澤洽乎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朱長春評曰……當去中國……遠漢窮河源……猶井……

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楊愼評流之殺也飛鳥下走此疑于蟻渡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中　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劉懿評名澤娟好

朱長春評泲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

沈禹新評說國策之成鑿然

柯潛評如列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蘇軾評纖悉畢燭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郭正域評量重計贏數語不減王者

朱養純評義則饒淫則貧司卜民與國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爲上作是爲上奴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淤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適〕沃土之民

孔穎達評輕重高下宜通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貪。墝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張榜評斂強求最足府怨

楊忱評食爲民天少則不能令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爲奪奪爲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愉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可以戰守而亾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古勁

朱養和評語
遒上懔摯

洪鹖新評辟方都全在因天辯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之術大有籠駕

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寗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朱長春評報德曰爭名此素賞得要領處

沈維垣評衆心成城信然

葉水心評籌曲防得體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趙用賢評不入公税瘠弱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㙐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春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税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税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古土爲耕不入於公税 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 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置屯籍農亦一法

梅士享評：有兵無兵粟藏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李泌評令農夫勸事便是益

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堺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程敏政評城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籌確然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通）藏郎令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刱警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何俊良評四秋立論新𮜿闢㳅

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

曾彦評。儘纖悉。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僞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駔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爲國乎。况于伯議旣陋鄙。文亦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爲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楊士亨評此陰謀也瘠人以肥已管子必不爾姑取其朝天子耳

沈禹新評借石壁以收財托天子以令入亦是詭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貧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楊愼評此寵下之言奚奴之所矜詡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爲案。石璧菁茅。兔于王哉伯烏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兎藏之露也。東周不上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焉。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爲璧東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璧謀

梅士享評爲天子之養不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是以此號召天下雖譎而術正矣

揚慎評秦漢之君因而求之揚馬之文謹而志之是可發粲

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朱養和評行事終不戲歟予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寗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臚列利貸萌劃如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斵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沸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蘇軾評又歸到反號令

朱長春評賈
[illegible]市也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君操一物出以日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子息而焚青券富將立貧不徙則亂可

人有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洸維亘評因之一字乃制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奇讐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金故綦茈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茈而反准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

岳正評納東賑西故準平也

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朱長春評四守皆民之必急而賈之必通上守其謝下何以禁其通禁則旅絕市擯民貧國亂

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毁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黄震評此假神以罔衆

龍闘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卽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闘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沂畠新評託利于天巧取于人祇益其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菑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使天賞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陽城大夫如畫

朱長春評此猶繆而近于正黜一人而國徧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轉折

梅士享評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術巧而曲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籙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賚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

開元會評動以父毋穫其財貸謀甚深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嶂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朱長春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襍水上平抑賣之買卯買貨賈何遽貧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蝱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貿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朱養純評去樹禁游關係極大

朱長春評上關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可游手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樹下眯目而望山童子塵坌之戲耳

葉水心評璧聘囷京人爭趨名矣

布縑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爲之祟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何俊良評孜核精

楊愼評國不與賈爭趣第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國京何功
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國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堋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曰君操賈趣則奈何

梅士亨許窪物之始終而謹守重流視歲之高下而藏鏹豫戒故曰左右之流君獨因之又曰物之賈吾已見之也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執而通之。布穀六畜。公曰何

卽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

張榜評三原極有方

沈鼎新評守物以御此爲精當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術市也經術之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衢市在焉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郭正域評窮源至竟論

故云二十齊郎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布守布。既右㢊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徵也。　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刑作形是〕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朱養和評如此則鬼神不能竭其源

劉勰評輕重成王是頂門針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踰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可箴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沈禹新評敷列數聖人之化似琪花仙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寅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㝘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亨評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下兼可言不可行奕之變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

梅士亨評以後因魯梁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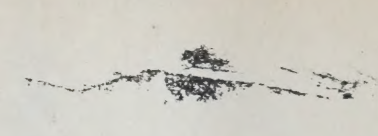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春通〕千卽阡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千隣界蠭螫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一國常爲齊患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綈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莒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齊又何是術之必行也計淺而書僞不足盡美

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繶繑而踵相隨繶繑謂連續也繶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上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illegible][illegible]彥評到底[illegible]用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新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也。闊涂其年民被白

楊慎評清中而濁布理緻密

張榜評即前巫拙法

朱長春評以下多復言無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土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一時爲長）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

皆改頭換面耳

蘇軾評亦能愚人

桐潜評與楚以戰等事亦塗羮之戲

割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趙用賢評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贋書無疑

黄震評此術果能服楚楚豈皆寘罔覺邪

賓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敎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梅士亨評載金錢求白狐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鼎新評代去其本又失其地而齊寡然得之謀何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楊忱評械器一術亦迂

朱養和評魯削南齊削北勢不得不歸齊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買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李泌評因心理時終有歸著

宋養純評五行四時俱從月令而寓亦授時重民之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巳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親微

春通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八相乎天規圓爲天矩方爲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

遺意

何俊民評順春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朞年。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銚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在此十日日東作。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爲天子之春令也官奴與城旦春之作。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姚樞評煦如春月

岳正評于夏禁傷夾正以養物

曾彥評麥祀太宗黍祀太祖各有所配

大衍滅三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曰蓄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媼土神。土胜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曰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春通

張榜評奇崛

朱養純評秋至冬始順時起事與前同意

家也。三

廟二廟。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

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飫之也。以功得與于祖

燕爲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十

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

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秋金

上聲故吹風動

音。應允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周元會評：靜處義微

趙軾評：犯天之隆語奧極

祭月犧牲以覦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王爲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收者王之弗禁。此王令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春通巳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陰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沈門新評靜以養動玄塋穆然

孔穎達評容氏齋家

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通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民也。不耕之害也宎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宎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宎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宎死者生。蟄者鳴不藏之害也。〔春演〕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爲其反于來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

椓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屢復出。想譙擬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